

A Study on Some Semantic Problems of Chinese

汉语词义问题研究

裴瑞玲 王跟国◎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A Study on Some Semantic Problems of Chinese

汉语词义问题研究

裴瑞玲 王跟国◎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词义问题研究 / 裴瑞玲, 王跟国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112 - 4592 - 2

I. ①汉… II. ①裴…②王… III. ①汉语—词义学—
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6805 号

汉语词义问题研究

著 者: 裴瑞玲 王跟国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曹美娜

责任校对: 张明明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48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caomeina@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2 - 4592 - 2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我国汉语词义研究的历史已经很久了,词义研究涉及的问题较广,本书选取其中一些问题加以研究。

研究汉语词义的传统学科是训诂学,新兴学科又有词汇学和语义学,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涉及词义,各自又有侧重。关于这些学科的概论性著作我们时有所见,但是许多著作的研究内容显示出人们对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存在分歧,时常让我们感到困惑,感到无所适从。它们的交叉之处究竟在哪里?区别又在何处?这是值得探讨的。前人虽有论及,常常只是泛泛而谈,似少详细剖析。即使泛论时各家观点也常有相左,笔者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有些问题是语言学界的老问题,至今尚有分歧,可是又是我们研究词义时不能避开的问题。比如:联绵词、叠音词的性质问题。像这样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不能逃避,能剖析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有什么见解就提什么见解,这样有利于问题研究的深入进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有一天在新的理论支撑下有新的突破。一些问题虽是常谈话题,可是从不同角度来谈,各有千秋,各有利弊,有时难免有失偏颇,使人难窥全貌,如词义的类型、词义的变化等问题。笔者综合各家观点,融入自己的看法,力求全面剖析,让读者能够多切面、多角度地看待问题。对于有的常见问题,学界分歧颇大,如探求词义方法、释义的方式,笔者在前贤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梳理,力图有所创见,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在编撰本书的过程中我们虽力求竭尽心力而为,但由于时间仓促、学识水平有限,本书仍难免存在错漏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作者

2012年11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词义的类型	1
一、从词的指称功能和组合功能看词义	/ 2
二、从词义的来源看词义	/ 7
三、从词义的使用频率看词义	/ 10
四、词义与语素义	/ 11
第二章 词汇的演变	14
一、词汇系统的变化	/ 14
二、词形的变化	/ 19
三、词义的变化	/ 40
第三章 研究词义的学科	69
一、训诂学	/ 69
二、词汇学	/ 71
三、语义学	/ 72
四、训诂学、词汇学、语义学三者的关系	/ 73
第四章 词义训释实践成果的形式	76
一、正文体	/ 76
二、注释体	/ 76

三、字典辞书体	/ 92
四、杂考笔记体	/ 114
第五章 探求词义的原则和方法	117
一、探求词义应遵循的原则	/ 117
二、探求词义的方法	/ 119
第六章 释义的方式	140
一、直接解释词义	/ 141
二、通过阐明语法现象来解释词义	/ 147
三、通过说明修辞手段解释词义	/ 149
四、通过加注读音辨别词义	/ 150
五、通过指出文字现象而解释词义	/ 153
六、通过辨别异文而解释词义	/ 154
七、通过校勘讹文而解释词义	/ 155
第七章 我国古代常用的释义术语和格式	157
一、通用释义术语及其格式	/ 157
二、训释实词的术语	/ 160
三、训释虚词的术语	/ 162
四、声训术语	/ 163
五、辨析同义词的术语	/ 167
六、辨别古今异言、通语方言的术语	/ 169
第八章 词义训释在当代的功用	171
一、词义训释与古典文献阅读、古文教学与研究	/ 171
二、词义训释与古籍整理工作	/ 172
三、词义训释与工具书编纂	/ 173
四、词义训释与现代汉语词语的学习、探源	/ 174
五、词义训释与各种学科的学习与研究	/ 176
第九章 我国古代的词义研究概述	180
一、先秦时期的词义研究	/ 180

二、两汉时期的词义研究	/ 184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词义研究	/ 192
四、隋唐时期的词义研究	/ 195
五、两宋时期的词义研究	/ 197
六、元明两代的词义研究	/ 202
七、清代的词义研究	/ 204
第十章 汉语词汇语汇研究散论	220
浑源方言詈词文化信息解	/ 220
一、詈词构成形式的主要类别	/ 220
二、詈词斥骂的内容	/ 221
三、詈词所蕴涵的中国民族文化和独特的地方文化	/ 221
灵丘话的分音词	/ 226
小议量词“个”的表达功用	/ 233
一、“个”的表达功用	/ 233
二、不同语境中“个”的表达功用的不平衡性	/ 237
“属实”有副词新用法小议	/ 239
灵丘方言歇后语	/ 245
一、灵丘方言歇后语的特点	/ 245
二、灵丘方言歇后语蕴含的文化内涵	/ 248
大同方言“圪”字头词拾萃	/ 252
一、名词	/ 253
二、动词	/ 256
三、形容词	/ 258
四、量词	/ 260
五、象声词	/ 260
六、“圪”的作用及“圪A”式的兼类问题	/ 261
参考文献	263
后 记	267

第一章

词义的类型

人类社会是一个以劳动为基础人类相互交往、共同活动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有机系统。社会中的人不可避免地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频繁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交际活动。人类进行交际的工具具有语言、文字、体态语、旗语、电报号码、红绿灯、数学符号、化学公式等等。其中,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进行思维的工具。

语言是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语音是语言符号的物质形式,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语言符号的内容。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也是人类进行交际的一种重要交际工具。通过语言进行交际虽然便捷,但是也有缺点。首先,它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某时某地的语言一发即逝,如果没有科学技术手段的介入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其次,聋哑人由于自身生理的缺陷也不能通过语言与人进行交流。而文字的产生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克服了以上所述用语言进行交际的一些缺点,具有不受时空限制的优点,成为人类进行交际的一种很重要的辅助工具。文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人类的任何一种语言,都应当而且可以有一种与之科学地对应起来的文字。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言之记”,并且随着语言的发展在不断演变。

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词是属于语言系统的,是音和义的结合体。语音是它的物质形式,词义是它的内容。词义和词的语音形式结合在一起表示事物或现象。如:“人”这个词的词义就是和 rén 这个语音形式结合在一起来表示人这种能制造工具并且使用工具的高级动物的。我们不能将词和字混为一谈,要将它们区别开来。字属于书写符号系统,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有形、有音、有义,它的外在形式是字形,是用“形”通过“音”来表达“义”的。如:“人”这个词就是用我们看得到的这个形体来表示的。词可以用字来表示,字表示的不一定是词。词有单音词(一个音节的词)和复音词(两个

或两个以上音节的词)。古代汉语中单音词占优势,现代汉语中,复音词占优势,主要是双音词(两个音节组成的词)。词有时用一个字来表示,有时用多个字来表示。汉字记录汉语的情况可分为三种:(1)对于单音节词来说,一个字记录的就是一个词,字义就是词义。如:“天”、“地”、“人”、“马”等。(2)对于合成词来说,一个字记录的是一个语素,字义是语素义。如:“人民”中的“人”和“民”,“群众”中的“群”和“众”。(3)对于单纯词来说,一个字记录的是一个音节,字没有意义。如:“咖啡”中的“咖”和“啡”,“葡萄”中的“葡”和“萄”,“阿莫西林”中的“阿”、“莫”、“西”、“林”。

关于词义类型,有不同的学说和分类方法。我们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从多个角度来看词义类型。

一、从词的指称功能和组合功能看词义

(一)词汇意义

词的词汇意义是“人们对现实现象的反映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现实现象的主观评价”(叶蜚声、徐通锵 1997:128)。词汇意义包括词的理性意义和色彩意义。

1. 理性意义

理性意义,也称概念义,是人们对词语所指称对象的概括性认识,是反映客观对象本质属性的意义。它是词汇意义的核心,以现实现象为基础,不涉及人们的主观态度。大多数词与现实现象(包括客观存在的现象和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现象)有着指称和被指称的关系,尤其是实词大都有特定的指称对象,包括:事物、动作、行为、形态、特征、数量等。如:

表:计时的器具,一般指比钟表小而可以随身携带的。

裹:(用纸、布或其他片状物)缠绕、包扎。

猎狗:受过训练,能帮人打猎的狗。

乱:没有秩序、没有条理。

酱:豆、麦发酵后,加上盐做成的糊状调味品。

理性意义对现实现象的反映是一种抽象的、概括的反映。它的作用是对现实想象加以分类,将有共同特点的现象归类、命名,与其他现象区别开来。如:“人”这个词的意义摒弃了现实中人的性别、年龄、相貌、高低、职业、品格等种种差异,只概括所有人共同具有的一些特征,将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理性意义的这种概括性将纷繁、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将具体、特殊的東西抽象化。

2. 色彩意义

有的词除了理性意义之外,还有附属意义,我们称之为色彩意义。

(1) 语体色彩

在实际生活中,根据不同的语言环境来有效地进行语言交流,不仅涉及所要表达的内容,而且也涉及语言本身,包括语言材料及其表达手段、组合方式等等的准确选择。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领域中,针对不同对象、不同环境,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形成了常用词汇、句式结构、修辞手段等一系列运用语言的特点,这就是语体风格。根据语体风格的异同划分出来的语言的类别就是语体。语体一般情况下分为口语语体和书面语体两大类,其中口头语体包括谈话语体和演讲语体,书面语体又分为文艺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公文语体。

词也有语体色彩,这是由词经常出现的语体久而久之赋予它的风格特点。口语词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平易朴素,如:“邋遢”、“小气”、“缺德”、“逗”、“啥”等;书面语词庄重典雅,如:“是否”、“联袂”、“如何”、“会晤”、“巨大”等。意义相同而语体色彩不同的词语,所用的语体或场合不同,有的多用于口语中,有的多用于书面语;有的多用于庄重的场合,有的只用于日常生活中。如:“爸爸”、“好看”、“快”、“东西”等常用在口语中,“父亲”、“美丽”、“迅速”、“物品”等常用于书面语中,“在”可以用在口语中,也可以用在书面语中,而“于”一般只用在书面语中。不同语体色彩的词一般情况下被应用于相应的语体中,如:“旖旎”、“荡漾”、“摇曳”、“捕捉”、“肃杀”、“盛开”、“含苞”等常用于文艺语体,“参量”、“原子”、“茎”、“形态”、“分贝”等常用于科技语体,“体制”、“法人”、“受益人”、“诉讼”等常用于政论语体,“此致”、“兹”、“当事人”、“拟”、“批示”、“该”等常用于公文语体。但是这也并不是绝对的。有些专用词语只适用于某一种语体;一些通用词语则可以用于多种语体中,如“反对”、“争取”、“选择”、“公开”等。有时为了追求某种特定的表达效果,语体色彩明显的词偶尔也会跨语体使用。比如,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的讲演《反对党八股》:“我们每天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例中的“调查研究”本来带有书面语色彩,这儿用在对待日常生活中洗脸这样的事情,就有了诙谐的效果,听众听到这里也就被主席的幽默风趣逗得哈哈大笑。

(2) 感情色彩

感情色彩指词义中所反映的主体对客观对象的情感倾向、态度、评价等。对于同样的现实现象,人们的主观态度可能不同。对于所喜爱的事物总是用

赞扬、肯定的态度去谈论它,也就是“褒”。带有褒扬、喜爱、肯定、尊敬等感情的词语就是褒义词,如:伟大、英俊、优雅、活泼、聪明、能干、勤劳、善良、坚强、独立、智慧、豁达、开朗、乐观、热心、孝顺、妩媚、温柔、贤惠、才干等。对于所厌恶的事物总是用鄙视、贬斥、否定的态度去谈论它,也就是“贬”。带有贬斥、厌恶、否定、鄙视等感情的词语就叫贬义词,如:猥琐、奸诈、歹毒、丑陋、愚笨、阴险、白痴、变态、呆板、土气、无能、懒惰、庸才、废物、下贱、俗气等。不体现情感倾向、意义不含褒贬色彩的词是中性词,如:天、地、山、水、谈论、保护、结果、害怕等。

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词的感情色彩还可以发生变化。有时为了起到讽刺或幽默的效果,人们将词贬义褒用或褒义贬用,来改变感情色彩。这时,词义的感情色彩是通过语境或修辞手法体现出来的。如:鲁迅《纪念刘和珍君》:“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其中“伟大”的含义是卑鄙无耻之极,“伟绩”、“武功”实际上是指“罪行”、“罪恶”,三个褒义词都是反其意而用之,化褒为贬,增强了讽刺意味。再如:现代汉语中的“学究”一般指不谙世事、死啃书本的迂腐读书人,是贬义词,如孙建清《拒读十种散文》:“散文写得太迂、太学究,看着就累。”可是鲁迅先生《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中的“学究”则是指治学态度科学严谨的学者,带有褒义色彩了。

大部分词的感情色彩是词语本身带有的。带有褒义色彩的,如:宝宝、利索、爽快、果断、勇敢、慷慨、标致等;带有贬义色彩的,如:可怜虫、土包子、守财奴、吝啬、窝囊废、下贱、狗腿子、浑蛋、愚笨、嘴脸、嚣张、张狂等。有些由词根加词缀构成的词的感情色彩是则由词缀赋予的,如:“小孩儿”、“勺儿”等词中自带的亲切、喜爱的色彩是由“儿”赋予的。很多三音节后缀带有贬义色彩,如:白不拉几、脏不拉几、油不拉几、苦不拉几、傻不拉几、白不叽叽、灰不溜秋等。

多义词含有的几个义项的感情色彩往往也会不同。如:“包袱”一词,用来指用布包起来的衣物包裹时,是中性词,如“她解开包袱,拿出一件衣服来。”用来比喻某种负担时,则带有贬义色彩,如毛泽东《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有些同义词的区别就在于感情色彩不同。如:“鼓励”是勉励人做好事,是褒义词,“怂恿”是挑动人做坏事,是贬义词;“团结”指为了完成共同的高尚目标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是褒义词,“勾结”指为了进行不正当的活动互相

串通、结合,是贬义词;“领袖”用来指人们尊敬的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褒义词,“头子”指干不正当行为的团伙或反动组织的头目,是贬义词;“理想”是对未来结果的有根据的、合理的、可以实现的希望或向往,“妄想”则是指一种不理性、与现实不符、不可能实现的错误信念;“揭发”指将坏人坏事揭露出来,“告密”指向反动当局告发革命者等进步人士的秘密活动;等等。

(3) 形象色彩

许多词语除理性意义外,还能以人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为基础,引起人们对现实现象的形貌、动作、颜色、声音、味道等特征形象的联想,这就是词义的形象色彩。

有人认为:由于实词直接与事物的形象相联系,所以名词、动词、形容词、象声词、叹词等大多数实词都有较浓厚的形象色彩。如:“牛”是一种吃草的反刍家畜,在人脑中会形成体形高大、四条腿、头上有一对角、身上长毛、有尾巴的这样一种动物的具体形象;“飞”指鸟类在空中拍翅往来活动或物体在空中运动这样的动作,人们也会在脑海中产生“飞”的具体情状;“黑”表示一种像墨和煤那样的颜色,人们谈到“黑”时脑海中会出现一种象墨或煤炭色的形象感。我们认为,这是词所表示的现实现象本身的形象特征在人脑中的感性印象,正如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上)(2007:231)中所说:“这种形象感来自对该事物的形象的概括”,人们并不觉得“牛、鸟、飞”这类词有形象色彩。有的形容词是专门描述事物形象的,它们的理性义就是关于形象的描写,如:“黑”、“美丽”、“衰老”、“和蔼”等;象声词的理性义就是形象地描摹事物、动作的声音,使人如闻其声,如:扑通、哗啦、嘿嘿、吱吱、嘎嘎等。有的词则不同,除了理性义外,还具有浓厚的描绘意味,给人以某种生动具体的感觉,显示出非常鲜明的形象特征,这才是我们这儿讨论的词义的形象色彩。

词义的形象色彩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突出形态形象:鹅卵石、丹凤眼、小人书、瓜子脸、马尾辫、鸡冠花、樱桃嘴、喇叭裤、龙须面、鸭舌帽、大锅饭、铁饭碗、笔直、毛毛虫、烂尾楼等。

突出动态特征:雀跃、鲸吞、碰碰船、蹦蹦床、牵牛花、向日葵、领头羊、摇头丸等。

突出颜色形象:碧玉、雪豹、黄牛、墨斗、黑熊、白云、乌黑、雪白、彩霞等。

突出声音形象:乒乓球、拨浪鼓、布谷鸟、呼啦圈、恰恰舞等。

突出味觉形象:甜蜜蜜、酸溜溜等。

突出嗅觉形象:香喷喷、臭烘烘等。

突出触觉形象:冰冷、火热、软绵绵、热乎乎等。

体现形象感常见的方式主要有:

A. 运用比喻或借代突出特点。

用比喻的,如:黑心棉、囊括(像用袋子全装起来)、龟缩(像乌龟的头缩在甲壳内一样藏起来)、蚕食(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步侵占)、乌合(像乌鸦一样忽聚忽散,比喻仓促聚合的人群)、鱼贯(比喻按先后顺序行进,如游鱼相连一样)、蜂拥(比喻许多人一拥而上,如同群蜂结伙而飞)、鼠窜(比喻像老鼠那样仓皇逃窜)、狐疑(比喻像狐狸一样犹豫不决)、虎视(比喻像老虎那样凶狠地注视着想要攫取的东西)、猴急、鸟瞰、雀噪、虎踞、龙翔、桃李(比喻老师辛勤培养的学生)、骨肉、结晶、眉目(事物的要领、头绪或条理)、雪白、血红等。

用借代的,如:口舌(话语)、红娘(媒人)、墨水(文化)、乌纱帽(官职)、分寸(限度)、丝竹(乐器)等。

B. 用重叠音节的形容词。如:

涓涓、滚滚、滔滔、巍巍、天天、灼灼、悠悠、依依等

C. 加后缀“然”形成表示情状的形容词。如:

欣然、茫然、悠然、猛然、愕然、泰然、漠然、淡然、盎然、蓦然、凄然、安然、嫣然、毅然、怆然、哑然、决然、勃然、孑然、迥然、恍然、索然、飘飘然等。

D. 单音节形容词带上叠音后缀或其他后缀。如:

绿油油、黄艳艳、沉甸甸、黑洞洞、红彤彤、亮堂堂、笑呵呵、泪汪汪、灰蒙蒙、血淋淋、白花花、闹哄哄、黑咕隆咚、灰不溜秋等。

(二)语法意义

词的语法意义指词在句子中所起的语法作用,是由词的语法关系产生的意义,是由语法形式表示的反映词语的组合方式、组合功能、表述功能等的高度抽象的意义。

语法意义大致可以分为结构意义、功能意义和表述意义三种。结构意义反映词语之间或词语内部的结构关系,如主谓关系、动宾关系、偏正关系等,名词的格变化也是反映词语的结构关系的。功能意义是反映词语的组合功能的,如名词可以和形容词、数量词等组合,动词可以和名词、副词等组合。表述意义反映语法形式与所指事物现象以及语言使用者的关系,又可分称述意义和情态意义两种。称述意义反映语法形式与所指事物现象的关系,是从词语的语汇意义中进一步抽象出来的意义。如:名词是表示人、事物、时间或地点名称的词,动词是表示动作、行为、心理活动或存在、变化、消失的词。一个词常常兼有这几种意义。比如名词,既含有结构意义,如偏正结构、联合结构等;也含有功能意

义,经常做主语和宾语,可以受数量词、形容词的修饰等;还含有表述意义,表示人、事物、时间或地点的名称。

实词既有词汇意义,也有语法意义,能充当句法成分。虚词只有语法意义,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词的语法意义是从词的某一范畴中归纳出来的意义,同一类词具有相同的语法特征。比如,动词“吃、打、走、坐”既有具体的含义,又能直接在句子中做谓语或谓语中心,能够受副词修饰,后边可以带“着、了、过”表示动态。一个实义词可以有不同的语法形式,不同的语法形式表达的语法意义不同。但是,从词汇意义的角度看,这些具有不同的语法形式的词仍然是同一个词汇,表达同样的词汇意义。如:“He works in the school.”中的“works”的词汇意义是“工作”,它的语法意义是:句子谓语动词,表示第三人称的现在时。而像“的、了、啊”等这些虚词,它们没有实际的词义,只能在句子中帮助使句子通畅、结构完整,或者是表达某种语气。虚词在句子中是依附于实词的,即使有意义,也是通过语法意义获得的暂时的意义,如果脱离了那个语境、那个实词,我们是解释不了它的意义的。例如:“的”单独拿出来,我们解释不出它的意义,但放在句子中,可以组成“开车的”、“卖菜的”、“摆地摊的”等,指称“司机”、“买菜的人”、“摊贩”这样具体的意义。

二、从词义的来源看词义

许多词往往不只一种意义,甚至有的词兼有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

(一)词的本义

词的本义是指词本来的意义,即词产生时的意义。因为早在文字产生之前,语言已经产生,有些词的本义可能在文字产生时已经消失,或者现存文献中没有记载下来,因此,实际上我们通常所说的词的本义只能指造字之初字所表示的意义,即文字形体结构所反映的、有文献资料证明的词的最早意义。比如:“初”,《说文·刀部》解释说:“始也。从刀衣,裁衣之始也。”是会意字,表示用刀裁剪衣服,裁剪衣服是制衣服的起始,它的本义是“起始、开端”。如:《周易·既济》:“初吉终乱。”再如:“及”,《说文·又部》:“逮也。从又人。”是会意字,表示后面的人赶上来用手抓住前面的人,它的本义是“追赶上、抓住”。如:《左传·成公二年》:“丑父寝于轡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

(二)词的引申义

词的引申义指由本义直接或间接发展而来的其他意义。可分为直接引申

义和间接引申义。由本义直接派生出来的意义叫直接引申义。由引申义进一步再引申发展而产生的意义叫间接引申义。直接引申义与本义关系最为密切,间接引申义与本义关系较远。直接派生出引申义的意义叫基础义。基础义可以是本义,也可以不是本义。

引申义和本义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解”有以下几个常见的义项:

(1)宰割、解剖。如:《庄子·养生主》:“庖丁为文惠君解牛。”

(2)分割。如:《国语·鲁语上》:“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

(3)解体、解散。如:《汉书·陈余传》:“恐天下解也。”

(4)解开、消散。如:《孟子·公孙丑上》:“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

(5)解脱。如:《礼记·曲礼上》:“解屦不敢当阶。”

(6)懂得、理解。如:《庄子·天地》:“大惑者终身不解。”

(7)分析、解释。如:《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

(8)通达。如:《庄子·秋水》:“且彼方跳黄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夷然四解,沦于不测。”

《说文》:“解,判也。从刀,判牛角。”从字形来看,从刀从牛从角,是会意字,表示用刀把牛角剖开。因此,以上义项中,“宰割牛体”是它的本义,其他的义项都是由这一本义引申而来的。宰割的对象范围逐渐扩大,不限于牛,扩展到各种动物,就成为泛指义“解剖、剖开”;再扩展到动物以外的其他事物,就是“分割”;事物宰割、分割之后,由整体变成部分,对于抽象事物来说也就不再是一个统一体,即为“解体、解散”;不管宰割、分割,还是解体、解散,使得事物的组成体脱离原来的位置,就是“解脱”;人理解、懂得事理就如同将事物剖析清楚、明白,因有“理解、懂得”之义;给别人解释事理时,必得详细剖析事理,所以又有“分析、解释”之义;解释、理解开来,即豁然开朗,如行在大路畅通无阻,因此有“通达”之义。

词义引申有以下三种类型:

1. 连锁式

连锁式也称“链条式”、“递进式”或“单线式”,是指从本义出发沿着同一方向依次引申的方式。如:

朝 本义是早晨,由早晨引申为朝见,由朝见引申为朝廷,又由朝廷引申为朝代。

时 本义是时令、季节,依次引申为时机、时候、时间、按时(时常)、有时。

2. 辐射式

辐射式也称“放射式”、“并列式”，是指以本义为中心向不同方向引申的方式。如：

发 本义是射发，即箭离弦，《说文·弓部》：“发，射发也。”由“射发”义直接引申出“出发、发出、派遣、发布、散发、发生、开始”等义。

节 本义是竹节，《说文·竹部》：“节，竹约也。”由“竹节”义引申出“木节、关节、季节、节奏、节操、礼节、法度、节约、节制”等义。

3. 综合式

综合式也称“复合式”或“复线式”，是指词义引申时将以上两种方式交织在一起的引申方式。词义引申往往是复杂的，单纯的连锁式引申或辐射式引申很少，绝大多数是综合式引申。如：

封 本义是聚土植树为界。由本义依次引申为田地之界，疆界（边界），封土地、爵位，古代帝王筑坛祭天的盛典，帝王封禅时所建的祭坛和刻石，这是连锁式引申。又由本义引申出“土堆”义，由“疆界”义引申出“密封、查封”义，这又是辐射式引申。

字 义项之一是“书写”。由“书写”这一基础义引申出“文字”义，由“文字”义同时引申出“字体”、“书信”、“书籍”义。“书写——文字——字体/书信/书籍”是连锁式引申，由“文字”引申出“字体”、“书信”、“书籍”义，则是辐射式引申。

（三）词的假借义

词的假借义是指由于音同音近字的假借而具有的意义。词的假借义与词的本义、引申义毫无联系。区分引申义和假借义时，主要看它和本义的联系。有联系的，就是引申义；没有联系的，就是假借义。如：“而”的本义为胡须，《说文》：“而，须也。”借用来作人称代词、连词、语气词，这些用法都是它的假借义；“来”的本义是麦子，是“麦”的本字，甲骨文、金文像麦子的植株形。“来去”的“来”是同音借用，是假借义。词的假借义，是从文字角度而言的，实际上词是音义结合体，无所谓假借，只不过表示它的字假借其他词的表现形式而已。

由于古书中出现的通假现象非常多，影响古书的阅读，为了有助于读者阅读，一般字典或词典都在解释词义时除了列举本义、引申义、假借义，还要列举表示词的字的通假字并解释其意义。所以，字典或词典中所列的词义项可以分为几类：本义、引申义、假借义、通假义。我们要对字典或词典中的假借义和通假义加以区别。二者的共同点是都是由于用字的假借造成的。假借义虽然最初是借来表示别的词的意义的，但是由于时间的久长，它已经成为它的词义

的一部分,即已经成为词的一个固定意义。而通假义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借来替代本字而临时具有的意义,不是一个词固有的词义,意义具有临时性。准确地说,通假义不应该算作是一个词的意义。如:

狂 《古代汉语词典》中列的义项有:(1)狗发疯。引申为:人疯癫。又引申为失去常态,狂乱。(2)放荡,不收拘束。(3)狂妄。(4)急躁。(5)通“诳”。欺骗。(6)气势猛烈。其中,第一个义项中的“狗发疯”是本义,第五个义项“欺骗”是通假义,其余的都是引申义。

焉 《辞源》中列的义项有:(1)鸟名。(2)安,何。(3)代词。犹言“之”。(4)犹言“于此”。(5)连词,犹言“乃”、“则”。(6)犹言“是”。(7)犹言“于”。(8)语气助词。(9)词尾,犹言“然”。其中,第一个义项是本义,其余的义项都是假借义。

三、从词义的使用频率看词义

汉语中一词多义现象非常普遍,词义根据使用频率的多少可分为常用义和非常用义。常用义指多义词中使用频率最高、运用范围最广的意义;非常用义与常用义相反,指多义词中不经常使用的意义。如:“气”在现代汉语中有以下义项:气体;特指空气;气息;指自然界寒、暖、阴、晴等现象;气味;生气、发怒;使人生气;中医指人体内能使各器官正常发挥功能的原动力;中医指各种病象;姓。其中,“气体”、“空气”是常用义,其他义项为非常用义。再如:“囊”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有(依照《辞源》列):盛物的袋子;以囊盛物;敛藏;姓。其中,第一个义项是常用义,其他义项是非常用义。

在一个词的众多义项中,哪个或哪些会成为常用义会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制约词义使用频率的因素主要有:

1. 词义表达的内容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即常见与否和重要程度)

如果一个词的某个或某些义项表示的是人们交际中最常见的概念,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动作或行为、性质或状态等,那么自然也就成为它的常见义。如:空气是人类赖以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质之一,气体是自由散布在人类周围常见的物质,因此义项“空气”“气”成为“气”的常见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具体内容的变化,词义表达的内容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也会发生变化。如:在诸侯国遍地的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是“国”的常用义,随着周王室统治的彻底瓦解,中国一统天下局面的到来,“诸侯国”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当然也就辉煌不再,“国家”慢慢地成为“国”的常用义。